

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

浙江大力推进“诉源治理”,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上接1版)

分层递进过滤

矛盾纠纷多发、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激化,6年前,永康龙山镇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基层自我管理、自我净化功能弱化,纠纷解决模式单一,令当地党委政府头疼不已。在永康市委政法委的指导下,近年来,龙山镇党委政府做了许多顶层设计,推动设立镇级矛盾调处中心,实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分层递进过滤。

“对纠纷反应最灵敏、最先发挥作用的,应该是网格。”在龙山镇,这已经形成一种共识。按照调处中心的流程,纠纷发生后要经过三道调解程序,第一道便是由村书记、主任先调,第二道由镇里行业、综治再调,第三道才到法庭调解或者速裁。

有了“村镇先调、法庭兜底”,龙山法庭基本实现将辖区内的传统民事纠纷化解在诉前,收案从2013年的806件下降到2018年的413件,降幅达50%,并实现了连续3年无行政复议和进京信访案件。

目前,“龙山经验”正逐步从“盆景”变为“风景”,过去不少案件较多、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市,收案数明显下降。台州地区今年一季度全市法院收案下降21%,20个人民法庭有19个收案数下降,其中温岭石陈法庭收案下降43%。

一站式化解

坚决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积极融入党政主导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中

去,在舟山普陀,有了更为彻底的做法。

普陀区法院将诉讼服务中心整体搬入了区委设立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中心有14家职能部门和13个行业调解组织,属地性强的纠纷由人民调解组织化解,专业性强的纠纷由行业调解组织化解,重大敏感的纠纷由基层党政力量化解,确实无法化解的纠纷再到法院诉讼,各个部门、组织各司其事,纠纷分层过滤。

前不久,入驻中心的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和法律援助中心同时收到了一起离婚案件当事人王某送来的锦旗。

王某原本和前夫张某协议离婚,孩子抚养权归张某,但考虑儿子还小,暂时还是跟着妈妈王某。2017年,儿子突然患病,王某带着他前往宁波、上海、北京等地治疗,期间花费了49万余元。巨额的医疗费让王某无法承受,而张某又不肯分担,无奈之下,王某找到了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入驻中心的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启动援助程序并建议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由普陀区法院立案庭将案件分流给法院特邀调解员处进行诉前调解。调解中,张某态度坚决,一口咬定是王某照顾不周才导致儿子患病的。

调解没有成功,普陀区法院正式立案,案子由入驻中心的速裁团队法官接手。王某以孩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诉请张某承担医疗费用70%的责任,并要求他每月支付生活费6000元。但张某只同意承担少部分医疗费用,生活费最多也只承担工资收入的20%至30%。

入驻中心的速裁团队法官和援助中心律师主动与张某沟通,对对孩子的抚养责



任说到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反复说服劝导。最终,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张某同意承担孩子之前的医疗费10万元;每月支付孩子生活费4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对今后产生的医疗费用承担50%的责任。

有了纠纷,走进中心就能一站式化解,在普陀,这种矛盾纠纷多元共治的联动效应正在初步形成。2018年,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统一受理各类纠纷14496件,诉前调解1800件,法院收案下降14%,今年1至4月继续下降32%,重大疑难纠纷调处成功率和履行率均达100%。

“掌上解纷管家”

人回老家了,工程款却没讨回来,2000公里的距离,该怎么方便高效地维权?夫妻感情不在准备离婚,两人却隔着一个太平洋,这样的跨国婚姻如何结束?在浙江,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老百姓通过“掌上解纷管家”——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即ODR平台),便可享受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服务



功能。

杭州董女士的女儿因肺炎住院,期间,邻床的孩子出了疹子,细心的董女士立即向医院反映,但未得到任何回复。2天后,出疹子的小朋友搬离病房,而董女士的女儿也出现了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本来只是肺炎住院,医院记录上却写着‘肺炎、手足口病’,孩子为此多住了好几天医院,我在想,如果当时能够及时隔离,可能情况不至于如此。”董女士希望医院能对此事有个表态,并作出适当物质补偿。董女士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ODR平台上发起了在线调解申请。2天后,她接到了来自杭州市拱墅区法院一名调解员的电话,调解员向她具体了解了事情经过等信息。调解的过程非常顺利,最后的结果也令董女士十分满意。

据介绍,ODR平台已经整合了综治、司法、人社、建设、工商、法制、妇联等部门共4.3万余名调解员。截至目前,这个平台已实现访问量473万人次,提供智能咨询73万次、人工咨询6474次,调解案件47万件,调解成功42.6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0.6%。

“鸟岛”护鸟人

(上接1版)

护鸟并不诗意

鸟岛的平静与和谐,并非与生俱来。聊起鸟岛往事,吴遵岳记忆犹新。他说,鸟岛承载了无数鹿西人的童年记忆,其中一段不大光彩,那便是上鸟岛捡鸟蛋。“那会儿大家都穷,上岛就是冲着鸟蛋来的。一方面是村民们坚信吃鸟蛋大补的说法;另一方面,卖鸟蛋也可以给家里带来额外收入。”吴遵岳回忆,有些人一天下来可以捡上满满一箩筐。

那时也不是无人制止,吴遵岳回想起来,当时村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偷吃鸟蛋的人,脸上会长出和蛋壳上一样的斑点,所以有人会说“还是别捡了”。但这种说法并未拦住绝大多数捡蛋人,尤其是春夏之际,甚至有人专门租船过来掏鸟蛋。“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么干,会对鸟岛的生态造成多大的危害。”

2011年2月,浙江正式设立南北舟山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禁止游客随意参观登岛,只能环岛观鸟。鹿西乡还决定成立义务护鸟队。

那一年,陈良昆刚过花甲之年,考虑到

他有条木船闲置着,当时任东臼村村主任的吴遵岳就试探着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护鸟队,没想到陈良昆一口就答应了。由于护鸟队中大部分人都有工作,只有陈良昆空闲时间多,他也因此成为护鸟队里最年长且守岛时间最久的队员。

守岛生活听起来极具诗意,其实却很枯燥。每年5月至8月,只要不是台风天,陈良昆便早早起床,6点准时出发,到达鸟岛后把船抛锚停在边上。一座岛、一条船、一个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云卷云舒,听着鸟儿欢唱,再返回已是太阳落山之时。虽然工作内容这般单调,但陈良昆却很享受。有时碰到鸟儿觅食困难,他还会悄悄收罗一些小鱼放到岩礁上。看着鸟儿们吃得欢,他的午饭尽管是清汤寡水,吃起来也觉得特别香。

陈良昆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但一旦遇到有人想要登岛,他的态度就会强硬起来。前几年,遇到不听劝阻的小年轻,他常常会急红了脸,实在无奈时只能和岸上的管理部门联系通报情况,请执法人员赶来带走违法者。“好在,这两年,人们的护鸟意识提高了,强行上岛的人非常少了。”

时间久了,鸟儿们仿佛也知道陈良昆是自己的守护者,一些胆大的还会直接停在陈良昆的船上讨要食物。最让陈良昆感到神奇的是,每次带着考察人员登岛,一趟下来,别人身上都沾满了鸟粪,唯独他身上却是干干净净的。

一群人的保卫战

如今,护鸟早已不再是当初几个人的保卫战,从乡里的干部群众到大学生志愿者再到温州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护鸟力量不断集结,爱鸟护鸟的风气早已在鹿西乡

扩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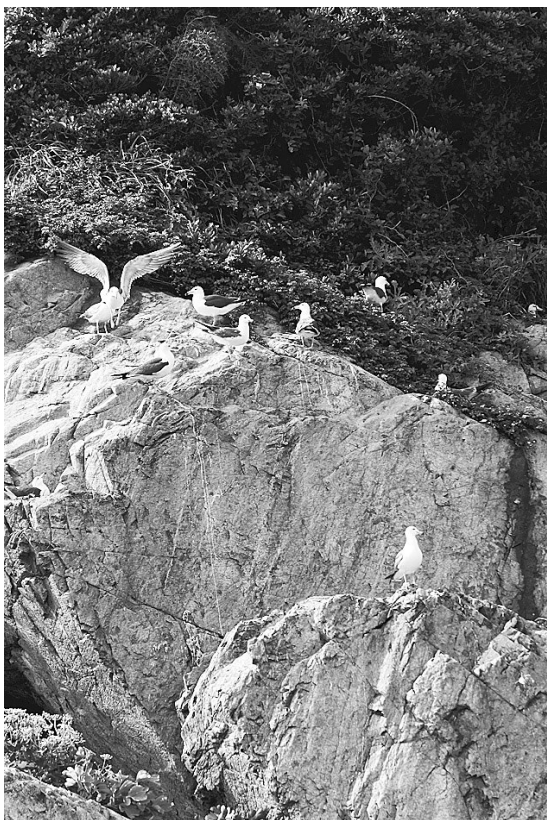
温州大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研究所所长张永普,从2011年起,每年都会和同事周化斌、胡仁勇以及几个学生一起前往鸟岛,开展南北舟山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鸟类和植物调查。

张永普说,别看南北舟山岛是2座邻近的岛屿,但2个岛的生态环境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从而导致鸟类物种的组成差异也较大。“南舟山岛以灌木丛为主,夏季吸引的多为栖息繁殖的夏候鸟,而北舟山岛有高耸的乔木,吸引的多为林鸟。”张永普介绍,现在北舟山岛设立了人工招引场,通过放假鸟和鸟鸣录音吸引鸟儿们到岛上,以利于种群繁殖。

细细回想起来,张永普每次上岛,几乎都是由陈良昆护航的。在张永普看来,他与陈良昆之间的情谊“不是亲人却已胜似亲人”。去年10月,海上风浪大,为了护送张永普他们上岛,陈良昆的手指在抛锚时被还绳索割伤。“他没有半句怨言,只是不停地说‘你们没事就好’。”听说陈良昆正式从护鸟队“退休”,张永普充满着不舍。

陈良昆悄悄告诉记者,今年初,他的肺部查出了一些毛病,幸好手术十分顺利。在感激医护人员精心医治的同时,这位老实巴交的渔民也笃信这是他多年保护候鸟积下的福德。

经过多年的精心保护,鸟岛的鸟类数量终于得以恢复正常。《温州洞头南北舟山海洋特别保护区监视调查》数据显示,南北



舟山保护区内现有栖息鸟类48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4种,分别为黄嘴白鹭、普通鸬、红隼和游隼等,省级重点保护动物大凤头燕鸥也栖息于此。

“等有一天,鸟岛不再需要护鸟队了,那应该就是护鸟最成功的时候了。”离开鹿西乡时,陈良昆对记者这样说。而在吴遵岳看来,这一天不会遥远。



陈良昆对鸟岛感情很深